





第二五三册

四庫全書

●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冊目次

後漢書(二)

附考證

補後漢書年表

兩漢刊誤補遺

宋范曄撰志
晉司馬彪撰志
唐劉昭注志
梁陳浩等撰
清陳浩等撰
.....一

宋熊方撰.....七三五

宋吳仁傑撰.....八二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後漢書卷七十二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助教臣金學詩

校對官學正臣徐立綱

校對官中書臣張塤

謄錄監生臣江晉

謄錄監生臣祝然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卷七十一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第五鍾離宋寒列傳第三十一

第五倫曾孫種

第五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也其先齊諸田史記曰陳公子完奔田氏應劭注

附之倫乃依險固築營壁有賊輒奮厲其眾引彊持滿云始食米於田改姓田氏諸田從園陵者多故以次第

為氏倫少介然有義行王莽末盜賊起宗族閭里爭往

以拒之引彊謂弓弩之多力者銅馬赤眉之屬前後數

十輩皆不能下東觀記曰時米石萬錢人相食倫獨收養孤兄子外孫分糧共食死生相守鄉里以此

賢之倫始以營長詣郡尹鮮于褒風俗通曰武王封箕子于朝鮮其子

食采於朝褒見而異之署為吏後褒坐事左轉高唐令

鮮因氏馬褒見而異之署為吏後褒坐事左轉高唐令

高唐縣屬平原郡故城臨去握倫臂訣曰恨相知晚別

也東觀記曰倫步擔往候之留十餘日倫後為鄉嗇夫

特倫上堂令妻子出相對以屬託焉

平徭賦理怨結得人歡心自以為久宦不達遂將家屬客河東變名姓自稱王伯齊載鹽往來太原上黨所過輒為冀除而去冀除猶掃除也陌上號為道士親友故人莫知其處數年鮮于褒薦之於京兆尹閻興與即召倫為主簿時長安鑄錢多姦巧乃署倫為督鑄錢掾領長安市

東觀漢記曰時長安市未有秩又鑄錢官姦輕所集無能整齊理之者與署倫督鑄錢掾領長安市其後小人爭訟皆云第五掾所平市無姦枉○劉歆曰注姦輕所集姦姦輕無理當是軌字 倫平銓衡正斗斛市無阿枉百姓悅服每讀詔書常歎息曰此聖主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 卷七十一 二

也一見決矣等輩笑之曰爾說將尚不下安能動萬乘乎 華嶠書曰蓋延代鮮于褒為馮翊多非法倫數切諫延恨之故滯不得舉將謂州將 倫曰未遇

知已道不同故耳建武二十七年舉孝廉補淮陽國醫工長隨王之國光武召見甚異之二十九年從王朝京

師隨官屬得會見帝問以政事倫因此酬對政道帝大悅明日復特召入與語至夕帝戲謂倫曰聞卿為吏第

婦公不過從兄飯寧有之邪倫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少遭飢亂實不敢妄過人食 華嶠書曰上復曰聞卿為市掾人有遺母一筍餅者

卿從外來見之奪母筍探口中餅信乎倫對曰實無此衆人以臣愚蔽故為生是語也 帝大笑倫出有詔以為扶夷長 扶夷縣屬零陵郡故城在今邵州武岡縣東北 未到官追

拜會稽太守雖為二千石躬自斬芻養馬妻執炊爨受俸裁留一月糧餘皆賤買與民之貧羸者會稽俗多淫

祀好卜筮民常以牛祭神百姓財產以之困置其自食牛肉而不以薦祠者發病且死先為牛鳴前後郡將莫

敢禁倫到官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其巫祝有依託鬼神詐怖愚民皆案論之有妄屠牛者吏輒行罰民初恐懼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 卷七十一 三

或祝詛妄言倫案之愈急後遂斷絕百姓以安永平五

年坐法徵老小攀車叩馬號呼相隨日裁行數里不得前倫乃為止亭舍陰乘船去衆知復追之及詣廷尉吏

民上書守闕者千餘人是時顯宗方案梁松事亦多為松訟者帝患之詔公車諸為梁氏及會稽太守上書者

勿復受會帝幸廷尉錄囚徒得免歸田里身自耕種不交通人物數歲拜為宕渠令 宕渠縣故城在今渠州流江縣東北 顯拔鄉

佐玄賀賀後為九江沛二郡守以清潔稱所在化行終

於大司農倫在職四年遷蜀郡太守蜀地肥饒人吏富

實掾史家貲多至千萬皆鮮車怒馬以財貨自達怒馬謂馬

之肥壯其氣憤怒也倫悉簡其豐贍者遣還之更選孤貧志行之

人以處曹任於是爭昧抑絕以財相貨曰昧音其又反又音求文職修

理所舉吏多至九卿二千石時以為知人視事七歲肅

宗初立擢自遠郡代牟融為司空帝以明德太后故尊

崇舅氏馬廖兄弟並居職任廖等傾身交結冠蓋之士

爭赴趣之倫以后族過盛欲令朝廷抑損其權上疏曰

欽定四庫全書後漢書卷七十一

臣聞忠不隱諱直不避害不勝愚猶昧死自表猶狂也書

曰臣無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尚書洪範之言傳曰

大夫無境外之交束脩之饋投梁傳之文也束帛也饋遺也近代

光烈皇后雖友愛天至而卒使陰就歸國徙廢陰興賓

客其後梁竇之家互有非法明帝即位竟多誅之自是

洛中無復權戚書記請託一皆斷絕又譬諸外戚曰譬猶

也論苦身待士不如為國戴盆望天事不兩施司馬遷書曰僕以為

望天也臣常刻著五藏書諸紳帶於心也紳謂大帶

垂之二尺論語曰子張書諸紳也而今之議者復以馬氏為言竊聞衛

尉廖以布三千匹城門校尉防以錢二百萬私贍三輔

衣冠知與不知莫不畢給又聞臘月亦遺其在洛中者

錢各五千越騎校尉光臘用羊三百頭米四百斛肉五

千斤臣愚以為不應經義惶惑不敢以不聞陛下情欲

厚之亦宜所以安之臣今言此誠欲上忠陛下下全后

家裁蒙省察裁與纔同及馬防為車騎將軍當出征西羌倫

又上疏曰臣愚以為國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職事以

欽定四庫全書後漢書卷七十一

任之何者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伏聞馬防今

當西征臣以太后恩仁陛下至孝恐卒有纖介難以意

愛恐卒恣有小過愛而不罰則廢法也聞防請杜篤為從事中郎多賜財

帛篤為鄉里所廢客居美陽女弟為馬氏妻恃此交通

在所縣令苦其不法收繫論之今來防所議者咸致疑

怪況乃以為從事將恐議及朝廷今宜為選賢能以輔

助之不可復令防自請人有損事望望物苟有所懷敢

不自聞竝不見省用倫雖峭直峭峻也然常疾俗吏苛刻

及爲三公值帝長者屢有善政乃上疏褒稱盛美因以

勸成風德曰陛下即位躬天然之德體晏晏之姿以寬

弘臨下尚書考靈耀曰堯文臺晏晏爾雅曰晏晏温和也出入四年前歲誅刺

史二千石貪殘者六人東觀漢記曰去年伏誅者刺史一人太守三人減死罪二人凡

六人斯皆明聖所鑒非羣下所及然詔書每下寬和而政

急不解務存節儉而奢侈不止者咎在俗敝羣下不稱

故也光武承王莽之餘頗以嚴猛為政後代因之遂成

風化郡國所舉類多辨職俗吏殊未有實博之選以應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
卷七十一

六

上求者也陳留令劉豫冠軍令馬協竝以刻薄之姿臨

人宰邑專念掠殺務為嚴苦吏民愁怨莫不疾之而今

之議者反以為能違天心失經義誠不可不慎也非徒

應坐豫協亦當宜譴舉者謹責也務進仁賢以任時政不

過數人則風俗自化矣臣嘗讀書記知秦以酷急亡國

又目見王莽亦以苛法自滅故勤勤懇懇實在於此又

聞諸王主貴戚驕奢踰制京師尚然何以示遠故曰其

身不正雖令不從論語孔子之言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夫

陰陽和歲乃豐君臣同心化乃成也其刺史太守以下

拜除京師及道出洛陽者宜皆見名可因博問四方兼

以觀察其人諸上書言事有不合者可但報歸田里不

宜過加喜怒以明在寬臣愚不足採及諸馬得罪歸國

而竇氏始貴倫復上疏曰臣得以空虛之質當輔弼之

任素性驚怯位尊爵重拘迫大義思自策厲雖遭百死

不敢擇地又況親遇危言之世哉論語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

行言高行必見危故以為論也今承百王之敝人尚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
卷七十一

七

文巧威趨邪路莫能守正伏見虎賁中郎將竇憲椒房

之親后妃以椒塗壁取其繁行多子故曰椒房典司禁兵出入省闈年盛志

美卑謙樂善此誠其好士交結之方然諸出入貴戚者

類多瑕釁禁錮之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士大夫無志

之徒更相販賣雲集其門眾煦飄山聚蚊成雷前書中山靖王

之蓋驕佚所從生也三輔議論者至云以貴戚廢錮當

復以貴戚浣濯之猶解醒當以酒也病酒曰醒設險趣執之

徒誠不可親近蒼頡篇曰被倭謂也臣愚願陛下中宮嚴勅憲等

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慮於無形令憲永保福祿君臣交歡無纖介之隙此臣之至所願也○

欲曰案文當云是所至願也倫奉公盡節言事無所依違也

諸子或時諫止輒叱遣之更人奏記及便宜者亦并封

上其無私若此性質慤少文采在位以貞白稱時人方

之前朝貢禹前書曰貢禹字少翁琅邪人也以明經潔行著聞然少蘊藉不修

威儀蘊藉猶寬博也亦以此見輕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

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

欽定四庫全書後漢書卷七十一

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常病一夜十往○劉敞曰唐肅宗下詔用十起作元子事本出於此明當作起也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

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連以老病上

疏乞身元和三年賜策罷以二千石奉終其身加賜錢

五十萬公宅一區後數年卒時年八十餘詔賜秘器衣

衾錢布少子諡嗣○劉敞曰案倫未嘗有爵無緣言嗣明多此一字歷桂陽廬

江南陽太守所在見稱順帝之爲太子廢也樊豐等譖之廢爲濟

王陰頡爲太中大夫與太僕來歷等共守關固爭帝即位

擢爲將作大匠卒官三輔決錄注曰頡字子陵爲卿功曹州從事公府辟舉高第爲侍御

史南頡令桂陽南陽廬江三郡太守諫議大夫洛陽尉

主人鄉里無田宅客止靈臺中或十日不炊司隸校尉

南陽左雄太史令張衡尚書廬江朱建孟興皆與頡故舊各致禮餉頡終不受倫曾孫種

論曰第五倫峭嚴爲方峭嚴謂其性峻急好窮覈事情非夫愷悌之士

省其奏議惇惇歸諸寬厚傳惇純厚之貌也音敦將懲苛切之敝

使其然乎昔人以弦章爲佩蓋猶此矣韓子曰西門豹性急佩章以自

緩董安于性緩佩弦以自急也然而君子侈不僭上儉不偏下禮記曰

也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賢大夫也而難爲下

欽定四庫全書後漢書卷七十一

也君子上不僭也豈尊臨千里而與牧圉等庸乎詎非矯

激則未可以中和言也

種字興先少厲志義爲吏冠名州郡永壽中以司徒掾

清詔使冀州廉察災害風俗通曰汝南周勃辟太尉清詔使冀州又此言以司徒清詔

免甚衆棄官奔走者數十人還以奉使稱職拜高密侯

相是時徐兗二州盜賊羣輩高密在二州之郊種乃大

儲糧糈勤厲吏士賊聞皆憚之桴鼓不鳴流民歸者歲

中至數千家

移擊鼓林也音夫

以能換為衛相

周後衛公也

遷兗州

刺史中常侍單超兄子匡為濟陰太守負執貪放種欲

收舉未知所使會聞從事衛羽素抗厲乃召羽具告之

謂曰聞公不畏彊禦今欲相委以重事若何對曰願庶

幾於一割

以鉞

羽出遂馳至定陶開門收匡賓客親吏

四十餘人六七日中糾發其藏五六十萬種即奏匡并

以劾超匡窘迫遭刺客刺羽羽覺其姦乃收繫客具得

情狀州內震慄朝廷嗟歎之是時太山賊叔孫無忌等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

十一

暴橫一境州郡不能討羽說種曰中國安寧忘戰日久

而太山險阻寇猾不制今雖有精兵難以赴敵羽請往

譬降之種敬諾羽乃往備說禍福無忌即帥其黨與三

千餘人降單超積懷忿恨遂以事陷種竟坐徙朔方超

外孫董援為朔方太守稽超以待之初種為衛相以門

下掾孫斌賢善遇之及當徙斥斌具聞超謀乃謂其友

人同縣閭子直及高密甄子然曰蓋盜憎其主從來舊

矣第五使君當投裔土而單超外屬為彼郡守夫危者

易仆可為寒心吾今方追使君庶免其難若奉使君以

還將以付子二人曰子其行矣是吾心也於是斌將使

客晨夜追種及之於太原遮險格殺送吏因下馬與種

斌自步從一日一夜行四百餘里遂得脫歸種匿於閭

甄氏數年徐州從事臧旻上書訟之曰臣聞士有忍死

之辱必有就事之計故李布屈節於朱家

前書曰李布楚人為任使

有名數害漢王高祖購求布千金布匿潁陽周氏周氏

曰漢求將軍急敢追計布許之乃脫鉗布衣褐并其家

僅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買置田

舍言之高祖赦之後為河東守

管仲錯行於召忽

說苑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

十一

子路問於孔子曰昔者管子欲立公子糾而不能召忽

死之管仲不死是無仁也孔子曰召忽者人臣之材不

死則三軍之虜也死之則名聞於天下矣何為不死哉

管子者天子之位諸侯之相也死之則不免於溝瀆之

中不死則功復用於天下此二臣以可死而不死者非

愛身於須臾貪命於苟活隱其智力顧其權畧庶幸逢

時有所為耳卒遭高帝之成業齊桓之興伯遺其亡逃

之行赦其射鈞之讎拔於囚虜之中信其佐國之謀

信音

勲效傳於百世君臣載於篇籍假令二王紀過於鐵

介則此二臣同死於犬馬沈名於溝壑當何由得申其

補過之功建其奇與之術乎伏見故克州刺史第五種

傑然自建在鄉曲無苞苴之嫌苞苴饋遺也步朝堂無擇言

之關口無可擇之言也天性疾惡公方不曲故論者說清高以

種爲上序直士以種爲首春秋之義選人所長棄其所

短錄其小善除其大過種所坐以盜賊公負筋力未就

太山之賦種不能討是力不足罪至徵徙非有大惡昔

以禁之法當公坐故云公負也故種逃亡苟全性命

虞舜事親大杖則走家語孔子謂曾子之言也故種逃亡苟全性命

冀有朱家之路以顯季布之會願陛下無遺須臾之恩

令種有持忠入地之恨會赦出卒於家

鍾離意傳

鍾離意字子阿會稽山陰人也少爲郡督郵時部縣亭

長有受人酒禮者府下記案考之記文符也意封還記

入言於太守曰春秋先內後外公羊傳曰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

秋詩云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詩大雅之文刑見也御治也明政化

之本由近及遠今宜先清府內且濶畧遠縣細微之愆

太守甚賢之遂任以縣事建武十四年會稽大疫死者

萬數疫癘氣也意獨身自隱親經給醫藥隱親謂親自隱恤之經給謂經營濟

給所部多蒙全濟舉孝廉再選辟大司徒侯霸府詔部

送徒詣河內時冬寒徒病不能行路過弘農意輒移屬

縣使作徒衣縣不得已與之而上書言狀意亦具以聞

光武得奏以見霸曰君所使掾何乃仁於用心誠良吏

也意遂於道解徒桎梏在手曰桎在足曰梏恣所欲過與尅期俱

至無或違者還以病免後除瑕丘令瑕丘今兗州縣也更有檀

建者盜竊縣內意屏人問狀建叩頭服罪不忍加刑遣

令長休建父聞之爲建設酒謂曰吾聞無道之君以刃

殘人有道之君以義行誅子罪命也遂令建進藥而死

二十五年遷堂邑令堂邑故城在今博州堂邑縣西北縣人防廣爲父

報讎繫獄其母病死廣哭泣不食意憐傷之乃聽廣歸

家使得殯歛丞掾皆爭意曰罪自我歸義不累下遂遣

之言罪歸於我不累於丞掾廣歛母訖果還入獄意密以狀聞廣竟

得以減死論顯宗即位徵爲尚書時文陟太守張恢坐

臧千金徵還伏法以資物簿入大司農簿文記也詔班賜羣

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賜帝怪而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回車於勝母之間惡

其名也

說苑曰邑名勝母曾子不入水名盜泉仲尼不飲醜其名也尸子又載其言也此臧穢

之實誠不敢拜帝嗟歎曰清乎尚書之言乃更以庫錢

三十萬賜意轉為尚書僕射車駕數幸廣成苑意以為

從禽廢政常當車陳諫般樂遊田之事天子即時還宮

永平三年夏旱而大起北宮意詣闕免冠上疏曰伏見

陛下以天時小旱憂念元元降避正殿躬自克責而比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
卷七十一

十四

日密雲遂無大潤

易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豈政有未得應天心者

邪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宮

室榮邪女謁盛邪苞苴行邪讒夫昌邪

帝王記曰成湯大旱七年齋戒

剪髮斷爪以已為犧牲禱於桑林之社以六事自責

竊見北宮大作人失農時此

所謂宮室榮也自古非苦宮室小狹但患人不安寧宜

且罷止以應天心臣意以匹夫之才無有行能久食重

祿擢備近臣比受厚賜喜懼相半不勝愚慙征營罪當

萬死

征營不自安也

帝策詔報曰湯引六事咎在一人其冠履

勿謝比上天降旱密雲數會朕戚然慙懼思獲嘉應故

分布禱請窺候風雲北祈明堂南設雲場

明堂在洛陽城南言北祈

者蓋時修雲場在明堂之南

今又勅大匠止作諸宮減省不急庶消

災譴詔因謝公卿百僚遂應時澍雨焉

說文云雨所以澍生萬物故曰

澍音

時詔賜降胡子練尚書案事誤以十為百帝見司

農上簿大怒召郎將答之意因入叩頭曰過誤之失常

人所容若以懈慢為愆則臣位大罪重郎位小罪輕咎

皆在臣臣當先坐乃解衣就格

格拘執也

帝意解使復冠而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
卷七十一

十五

貴郎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為明

隱猶私也

故公卿大臣

數被詆毀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拽常以事怒郎樂松

以杖撞之松走入牀下帝怒甚疾言曰郎出郎出松曰

天子穆穆諸侯煌煌

曲禮之文也穆穆美也煌煌盛也

未聞人君自起

撞郎帝赦之朝廷莫不悚慄爭為嚴切以避誅責唯意

獨敢諫爭數封還詔書臣下過失輒救解之會連有變

異意復上疏曰伏惟陛下躬行孝道修明經術郊祀天

地畏敬鬼神憂恤黎元勞心不怠而天氣未和日月不

明易通卦驗曰愚智水泉湧溢寒暑違節者咎在羣臣

不能宣化理職而以苛刻為俗吏殺良人繼踵不絕百

官無相親之心吏人無雍雍之志爾雅曰雍雍和也至於骨肉

相殘毒害彌深感逆和氣以致天灾百姓可以德勝難

以力服先王要道民用和睦故能致天下和平灾害不

生禍亂不作鹿鳴之詩必言宴樂者鹿鳴詩小雅宴羣臣也其詩曰呦呦

鹿鳴食野之草我有嘉賓鼓瑟吹笙以人神之心洽然後天氣和也願陛

下垂聖德揔萬機詔有司慎人命緩刑罰順時氣以調

欽定四庫全書後漢書卷七十一

陰陽垂之無極帝雖不能用然知其至誠亦以此故不

得久留出為魯相意別傳曰意為魯相到官出私錢萬三千文付戶曹孔詡修夫子車身入

廟拭几席劍履男子張伯除堂下草土中得玉璧七枚

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意令主簿安置几前孔子教授

堂下牀首有龜莫意召孔詡問此何寶也對曰夫子寶

也昔有丹書人莫敢發也意曰夫子聖人所以遺寶欲

以懸示後賢因發之中得素書文曰後世修吾書並仲

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筭會稽鍾離意壁有七張伯藏

其一意即召問伯果服焉○劉放曰注錢萬三千文後

案古人言錢不曰文世俗乃有此文明多一文字

德陽殿成漢宮殿名曰北宮中有德陽殿百官大會帝思意言謂公卿

曰鍾離尚書若在此殿不立意視事五年以愛利為化

東觀記曰意在堂邑為政愛利輕刑慎罰撫循百姓如

赤子初到縣市無屋意出俸錢帥人作屋人齋茅竹或

持林木爭起趨作決日而成功作既畢為解土祝曰興

功役者今百姓無事如有禍崇令自當之人皆悅服

人多殷富以久病卒官遺言上書陳升平之世難以急

化宜少寬假帝感傷其意下詔嗟歎賜錢二十萬樂松

者河內人天性朴忠家貧為郎常獨直臺上無被枕杜

杜音思清反謂狙几也食糟糠帝每夜入臺輒見松問

其故甚嘉之自此詔太官賜尚書以下朝夕餐給帷被

皂袍及侍史二人蔡質漢官儀曰尚書郎入直臺中官供新青練白綾被或錦被晝夜更宿

欽定四庫全書後漢書卷七十一

帷帳晝下中枕卧榻席冬夏隨時改易太官供食五日

一美食下天子一等尚書郎伯使二人女侍史二人皆

選端正者伯使從至止車門還女侍史絮被

服執香爐燒煙從入臺中給使護衣服也崧官至南

陽太守

宋均傳族子意

宋均字叔庠南陽安眾人也父伯建武初為五官中郎

將均以父任為郎時年十五好經書每休沐日輒受業

博士通詩禮善論難至二十餘調補辰陽長辰陽今辰州辰溪縣

其俗少學者而信巫鬼均為立學校禁絕淫祀人皆安

之以祖母喪去官客游潁川後爲謁者會武陵蠻反圍

武威將軍劉尚詔使均乘傳發江夏奔命三千人往救

前書音義曰權選精勇之聞命奔走謂之奔命也既至而尚已沒會伏波將軍

馬援至詔因令均監軍與諸將俱進賊拒阨不得前及

馬援卒於師軍士多溫濕疫病死者大半均慮軍遂不

反乃與諸將議曰今道遠士病不可以戰欲權承制降

之何如諸將皆伏地莫敢應均曰夫忠臣出竟有可以

安國家專之可也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

卷七十一

也乃矯制調伏波司馬呂种守沅陵長命种奉詔書入

虜營告以恩信因勒兵隨其後蠻夷震怖即共斬其大

帥而降於是入賊營散其衆遣歸本郡爲置長吏而還

均未至先自劾矯制之罪光武嘉其功迎賜以金帛令

過家上冢其後每有四方異議數訪問焉遷上蔡令時

府下記禁人喪葬不得侈長

長音直亮反禁之不得奢侈有餘

均曰夫

送終踰制失之輕者今有不義之民尚未循化而遽罰

過禮非政之先竟不肯施行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數

爲民患常募設檻穽而猶多傷害

檻爲機以捕獸穽謂穿地陷之

下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鼃鼃在水各有所托且江淮

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爲民害咎在殘吏而

勞勤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一

去檻穽除削課制其後傳言虎相與東游度江中元元

年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界者輒東西散去由是

名稱遠近浚遼縣有唐后二山民共祠之

浚遼縣屬廬江郡故城在今廬州

今廬州衆巫遂取百姓男女一以爲公姬

以男爲山公以女爲山姬猶祭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

卷七十一

之有尸歲歲改易既而不敢嫁娶前後守令莫敢禁均

乃下書曰自今以後爲山娶者皆娶巫家勿擾良民於

是遂絕永平元年遷東海相在郡五年坐法免官客授

潁川而東海吏民思均恩化爲之作歌詣闕乞還者數

千人顯宗以其能七年徵拜尚書令每有駁議多合上

旨均嘗刪翦疑事帝以爲有姦大怒收即縛格之諸尚

書惶恐皆叩頭謝罪均顧屬色曰蓋忠臣執義無有二

心若畏威失正均雖死不易志小黄門在傍入具以聞

帝善其不撓即令貫郎遷均司隸校尉數月出爲河內太守政化大行均常寢病百姓耆老爲禱請旦夕間起居其爲民愛若此以疾上書乞免詔除子條爲太子舍

人均自扶輿詣闕謝恩帝使中黃門慰問因留養疾司

徒缺帝以均才任宰相召入視其疾令兩駙扶之駙養馬者

亦曰駙騎均拜謝曰天罰有罪所苦浸篤不復奉望帷幄因

流涕而辭帝甚傷之召條扶持均出賜錢三十萬均性

寬和不喜文法常以爲吏能弘厚雖會汙放縱猶無所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
卷七十一

三

害至於苛察之人身或廉法而巧黠刻削毒加百姓災

害流亡所由而作及在尚書恒欲叩頭爭之以時方嚴

切故遂不敢陳帝後聞其言而追悲之建初元年卒於

家族子意

意字伯志父京以大夏侯尚書教授夏侯侯也至遼東太守

意少傳父業顯宗時舉孝廉以召對合旨擢拜阿陽侯

相阿陽縣屬天水郡故城在今秦州隴城縣西北建初中徵爲尚書肅宗性寬

仁而親親之恩篤故叔父濟南中山二王每數入朝特

加恩寵及諸昆弟竝留京師不遣就國意以爲人臣有

節不宜踰禮過恩乃上疏諫曰陛下至孝烝烝恩愛隆

深以濟南王康中山王焉先帝昆弟特蒙禮寵聖情戀

戀不忍遠離比年朝見久留京師崇以叔父之尊同之

家人之禮車入殿門即席不拜分甘損膳賞賜優渥昔

周公懷聖人之德有致太平之功然後王曰叔父加以

賜幣詩魯頌曰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尚書曰周公既成洛邑成王命召公出取幣錫周公也

今康焉幸以支庶享食大國陛下即位錮除前過還所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
卷七十一

三

削黜衍食它縣衍謂流衍男女老少長竝受爵邑恩寵踰

制禮敬過度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所以尊尊

卑卑彊幹弱枝者也陛下德業隆盛當爲萬世典法不

宜以私恩損上下之序失君臣之正又平西王羨等六

王皆妻子成家官屬備具當早就蕃國爲子孫基趾而

室第相望久磐京邑磐謂盤桓不去婚姻之盛過於本朝僕馬

之衆充塞城郭驕奢僭擬寵祿隆過今諸國之封竝皆

膏腴風氣平調道路夷近朝聘有期行來不難宜割情

不忍以義斷恩禮記曰門內之政恩掩義門外之政義斷恩發遣康馬各歸

蕃國令羨等速就便時行日取便利之時也以塞眾望帝納之章

和二年鮮卑擊破北匈奴而南單于乘此請兵北伐因

欲還歸舊庭時竇太后臨朝議欲從之意上疏曰夫戎

狄之隔遠中國幽處北極爾雅曰東至於泰遠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鈺北至於祝

栗謂之四極也界以沙漠簡賤禮義無有上下疆者為雄弱即

屈服自漢興以來征伐數矣其所尅獲曾不補害光武

皇帝躬服金草之難深昭天地之明故因其來降羈縻

欽定四庫全書後漢書卷七十一

畜養邊人得生勞役休息於茲四十餘年矣今鮮卑奉

順斬獲萬數中國坐享大功享受也而百姓不知其勞漢

興功烈於斯為盛所以然者夷虜相攻無損漢兵者也

臣察鮮卑侵伐匈奴止是利其抄掠及歸功聖朝實由

貪得重賞今若聽南虜還都北庭則不得不禁制鮮卑

鮮卑外失暴掠之願內無功勞之賞豺狼貪婪必為邊

患今北虜西遁請求和親宜因其歸附以為外扞魏魏

之業無以過此若引兵費賦以順南虜則坐失上略去

安即危矣誠不可許會南單于竟不北徙遷司隸校尉

永元初大將軍竇憲兄弟貴盛步兵校尉鄧疊河南尹

王調故蜀郡太守廉范等羣黨出入憲門負執縱意

隨違舉奏無所回避由是與竇氏有隙二年病卒孫俱

靈帝時為司空漢官儀曰字伯儷也

寒朗傳

寒朗字伯奇魯國薛人也生三日遭天下亂棄之荊棘

數日兵解母往視猶尚氣息遂收養之及長好經學博

欽定四庫全書後漢書卷七十一

通書傳以尚書教授舉孝廉永平中以謁者守侍御史

與三府掾屬共考案楚獄顏忠王平等辭連及隧鄉侯

耿建朗陵侯臧信護澤侯鄧鯉曲成侯劉建建等辭未

嘗與忠平相見是時顯宗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

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朗心傷其冤試以建等物色

獨問忠平物色謂形狀也而二人錯愕不能對錯愕猶倉卒也錯音七故反憚

音五朗知其詐乃上言建等無姦專為忠平所誣疑天

下無辜類多如此帝乃召朗入問曰建等即如是忠平

何故引之朗對曰忠平自知所犯不道故多有虛引冀

以自明帝曰即如是四侯無事何不早奏獄竟而久繫

至今邪朗對曰臣雖考之無事然恐海內別有發其姦

者故未敢時上時上猶即上也帝怒罵曰吏持兩端促

提下左右方引去朗曰願一言而死小臣不敢欺欲助

國耳帝問曰誰與共為章對曰臣自知當必族滅不敢

多汚染人誠冀陛下上音時掌反一覺悟而已臣見考囚在事者咸

共言妖惡大故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

卷七十一

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以

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於

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歎莫不知

其多冤無敢悟陛下者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

遣朗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

後平忠死獄中朗乃自繫會赦免官復舉孝廉建初中

肅宗大會羣臣朗前謝恩詔以朗納忠先帝拜為易長

州縣也易今易歲餘遷濟陽令以母喪去官百姓追思之章和

元年上行東巡狩過濟陽三老吏人上書陳朗前政治

狀帝至梁召見朗詔三府為辟首由是辟司徒府永元

中再遷清河太守坐法免永初三年太尉張禹薦朗為

博士徵詣公車會卒時年八十四

論曰左丘明有言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齊侯

省刑左氏傳曰齊景公謂晏子曰子之宅近市識貴賤

賊景公為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乎于時景公繁於刑有需踊者故對曰踊貴而履

過寒朗之廷爭冤獄篤矣乎仁人之情也夫正直本於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

卷七十一

忠誠則不詭也說詐本於諫爭則絞切論語孔子曰直而

彼二子之所本得乎天故言信而志行也無禮則絞絞急也

贊曰伯魚子阿矯急去苛臨官以潔匡帝以奢宋均達

政禁此妖榮榮祭也禽蟲畏德子民請病謂人為之意

明尊尊尊命反割恩割梁傳曰為尊者諱故為親者諱藩

故云割恩藩屏音協勸必政反勸梁傳曰為尊者諱故為親者諱

音協勸必政反勸梁傳曰為尊者諱故為親者諱

後漢書卷七十一